

第九回 元城侯聽子薦賢 皇甫敬忠君報國

卻說劉奎璧對江進喜曰：「難為受虧，且進內將息罷。」江進喜領命進內，密對母親說明此事，江三嫂回到曉雲閣報知劉小姐，俱各歡喜。

且說孟士元有一家人，名喚孟寧，巷外邊聞得皇甫少華在小春庭失火，不知生死，忙進內報知孟士元父子。孟嘉齡知必是劉奎璧謀害，忙入後衙，適遇孟麗君同母韓氏並蘇映雪母女談論家事，一聞此信，皆駭然。蘇映雪曰：「此必是劉奎璧恨著爭婚報怨。」韓氏曰：「賢婿若有失，女兒終身如何？」孟小姐卻亦默然不語。蘇映雪曰：「我看皇甫公子非夭折之相，大命無妨。」韓氏曰：「劉奎璧既下毒手，賢婿焉有性命？」孟士元曰：「不須著急，待我前往探問便知。」即穿上公服，上轎進城，來到帥府，投帖進內。元帥即開中門，請進上堂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畢，孟士元問曰：「聞得令郎何故到劉府過夜，如何失火，今蹤跡若何？」元帥即說明：「游江留宿，奔喪失火，感有神人救出，只不說訂親放脫之事，方才回來等情。勞煩親翁屈駕降臨，深感厚情。」孟士元曰：「姻緣情份，怎說勞煩？然放火一事，必劉奎璧所謀，今後必宜察防。」元帥道：「正是。」二人說些慰勞言語，士元方辭別回府，說明前情，滿門雀躍。唯蘇映雪更加歡喜，忙上閣入房來見小姐，說明備細，道：「果然不出吾所料。」孟小姐愁忿曰：「今怨已成，劉奎璧定必別生枝節，從此以後多事矣。」蘇映雪曰：「皇甫少華既知歹意，定即絕交，諒亦無事。」孟小姐曰：「劉家目今勢力熾熾，定不干休，姐姐久後方知，但唯聽天而已。」

且說皇甫敬是晚對滿門議曰：「孩兒雖幸無事，但劉奎璧如此兇惡，來早當上表進奏陛下雪恨。」公子勸曰：「孩兒從今以後與他絕交，就可無事。若要上表奏主，反累江進喜等，又與劉捷結怨不便。」夫人曰：「冤可解不可結，不必進奏罷！」皇甫敬曰：「如此卻是便宜了劉奎璧畜生。」自此絕了進奏念頭。

再說劉奎璧是晚尋思：皇甫少華不死，枉燒自己房屋，那有神人救他逃走，諒江進喜做事不密，府中人漏風逃走，亦未可定。又轉念，皇甫敬已知是我謀害，必定恨我入骨，倘上表奏我謀害伊子性命，我父不知頭腦，卻難理會，倒是利害。今當寄書與父親知道，方好提防，並求父親作主。尋思先害皇甫敬，好奪孟氏姻事，父親最溺愛我，必為我作主，何愁姻事不就？遂起來寫了家書，次早喚家人俞二吩咐曰：「賞爾紋銀三十兩，可將此信星夜送進京，去見老大人，就把書信呈上。老大人若問，可如此回答，我自有賞。」俞二領了家書，收拾包裹，選了一匹快馬起程。一路趕緊，猶如流星趕月，非止一日，趕進京城，直至劉侯府前下馬，將馬縛在一邊，即來與把門人見禮坐下，說明備細，把門人進去通知。

按元世祖自庚辰年登基，至上年甲午年駕崩，在位一十五年。群臣立皇孫鐵木耳，稱為成宗皇帝，改元元貞，劉玉珠為正宮皇后，加封劉捷為國丈，每年加俸米三十斛。時帝二十歲登基，年雖幼，聰明仁慈，敬重老臣，有聞鰥寡孤獨，即予辰濟。此時乃元貞元年，是日，劉捷同妾閒談，其中一妻名吳淑娘，乃一門生在楊柳衙衙一千兩買來，贈與劉捷為妾。吳淑娘非但容顏秀媚，且又精通律例，寫算料事多中，劉捷甚是溺愛。已生下一子，取名劉貴，尚未周歲。劉捷正茬抱幼子談笑，只見女婢報曰：「啟報老爺，雲南家中太郡差人前來，有話面稟。」

劉捷即將劉貴交與吳淑娘抱著，令叫進那家人。俞二入內叩見畢，國丈問曰：「家中眾人可平安否？」俞二曰：「府中俱各平安。二爵主有書請老爺現看。」把書呈上，女婢接交。劉捷拆開看過，跳起身來大叫曰：「罷了罷了，我若不除皇甫敬、孟士元這兩個狗官，亦不顯我劉捷利害。」對俞二曰：「你可往廚房飽餐安歇。」俞二領命去了。

吳淑娘問曰：「不知書中甚言，如此發惱？」劉捷將書付與吳淑娘曰：「汝自己去看，便知細委。」眾妾一齊看過，吳淑娘沉吟一會，笑對劉捷曰：「令郎此書，大半詭詞，老爺不必惱。皇甫敬官職怎及得老爺侯爵，滿朝富貴盡出劉門，且又百官權勢怎及得老爺。孟士元又是尚書，豈不曉得高低？且令郎才貌雙全，若果二人俱中三箭，孟氏怎許配皇甫少華？必是令郎三箭有誤，皇甫少華三箭不誤，令郎貪孟氏容貌，故寄此書，意欲老爺代他出氣。若說我家失火、皇甫敬捉人拷打之事，一發可笑。莫說吾門侯府，便是小戶人家，皇甫敬辦要看官體，豈有兒子平安無事，反誣人燒死、捉人拷打之理呢？此言真不近理，老爺休要被令郎瞞過。」劉捷點頭曰：「此言有理，但皇甫敬不該。既知吾兒意愛孟麗君，就不該命兒子比箭，使吾兒失臉，如此就是欺藐本爵。若不弄他家散人亡，吾兒臉面何存，又笑我為父無能麼？」吳淑娘曰：「此言極是，但不可泄漏，侯有機會，即便下手。孟士元日後結親，先置度外。」劉捷曰：「此言正合吾意。」遂修回書與兒子云：「必要弄的皇甫敬滅亡，代兒子出氣。」按劉捷為人好高門氣，人若拜他為座主，凡有事他就竭力袒護，務要取勝方願，故文武官多有拜他為座主。他只貪名取勝，卻不比奸臣貪錢。當下存心要謀害皇甫敬，代兒出氣，亦是天數。

過了數天，忽一日，成宗駕臨早朝，劉捷亦在班中，只見午門官奏曰：「啟上萬歲爺，今有山東巡撫彭如澤、登州鎮兵殷耀先告急表章，因遼東番國元帥郭必凱英雄無比，領番兵三萬，飄海來寇登州，彭如澤召取山東名將精兵禦敵，奈鄒必凱英雄難當，又有軍師神武道人邪術利害，官軍俱被所敗，請旨定奪。」成宗大驚曰：「朕上年著山東巡撫趕造戰船，又全省精兵猛將迎敵，不意反被殺敗。」就著值日翰林將告急表章朗誦了一遍，內中十分危急，即宣帶表官進朝問曰：「番將有何本領，如此利害？」差官奏曰：「番國元帥鄒必凱，年約三旬餘，生得身高九尺，力大無窮，慣用兩柄銀錘，騎著一匹渾紅馬，又有軍師神武道人，身高亦有九尺，手執二劍，上陣念動咒語，呼風喚雨，又能化火燒人，許多邪術。我軍連敗五陣，現在緊急。」帝曰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

且說劉捷先聞此言，暗想何不薦皇甫敬為將，諒邪術必然厲害，不怕他不敗，那時便好害他家眷。主意已定，隨出班奏曰：「陛下初登大寶，人心未定，若不差名將領兵下船，殺他片甲無存，恐四夷必定效尤。」成宗曰：「朕亦有此心，但波濤不測，誰堪重任？」劉捷曰：「臣保薦一位大臣為帥，此人是擎天主柱，架海金梁，不日即可奏凱。」帝曰：「不知國丈所保薦何人，如此能幹？」劉捷曰：「就是雲南總督大元帥皇甫敬，年正勇壯，老成練達，可令他帶領精兵二萬，趕赴山東登州征剿，可保成功。」成宗大喜曰：「皇甫敬是能將，此去自可必勝，加封皇甫敬為征東大元帥，火速帶領雲南精兵二萬，先斬後奏，便宜行事。」就差官一員，帶詔一道，並元帥印一顆、先鋒印一顆，任其自召選先鋒，其雲南元帥令交差官繳旨。再降旨着山東巡撫彭如澤速備伺候，毋得遲延，差官起身出朝，因軍情大事，連夜而去。

且說劉捷回府寫書，囑托山東巡撫，稱皇甫敬乃吾大仇人，此去征戰，若有甚事，可即冒奏，務要謀害，為我雪恨；倘有甚事，我自抵擋，決不有誤。就差心腹家將飛馬往山東而去。

再說差官帶詔並元帥先鋒印二顆，即趕到雲南地界，汛防官忙馳報到帥府，皇甫敬不知詔到何事，即令人知會文武官，伺候接詔。過了數日詔到，皇甫敬同文武官跪在道旁迎接，欽差在馬上欠身打拱曰：「老元帥請起，且到帥府隍7d讀。」皇甫敬同眾官立一邊，讓欽差上馬，來到帥府接官亭內，進內吃茶畢，然後上馬起行。來到帥府坐下，排過了香案，皇甫敬跪聽，開讀詔牘已畢，欽差交了元帥、先鋒二印，家將將詔書請入皇亭內供奉，方請差官進入後堂，見禮坐下。皇甫敬問曰：「朝中許多武將，為何差遣本帥遠征？」欽差曰：「此乃老元帥祿位高升，劉國丈當殿保奏，朝廷故有此旨。」元帥微笑曰：「我亦知是劉國丈美情，但本帥已承重任，豈怕出征之理。」家將呈上筵席，就請欽差入席，網間番軍虛實，欽差備說鄔必凱猛勇、神武道人邪術等情，直飲到傍晚散席，送差官到館驛安歇，方退入後衙坐下。夫人曰：「此乃劉捷為子作惡，如何是好？」元帥曰：「前曰若晉言奏主，亦不致有此事。今悔已無及矣。」夫人曰：「今何不上表，奏他助子為惡，陷害大臣？」元帥曰：「吾今奉旨出征，若奏此事，反被朝廷說我貪生怕死，把詞躲避，給加上不忠惡名。昔年撻鞬何等猖橫，亦被我殺得叩首轅門，何愁此番國。」夫人曰：「元帥雖是能征慣戰，但番軍師專用邪術，恐難取勝。」元帥曰：「邪不勝正，本帥仗天子之福，妖術必敗，夫人不必過憚。」

公子曰：「待孩兒同往，亦可助一臂之力。」小姐曰：「女兒粗知武藝，亦願同往。」元帥曰：「征戰之事，豈是兒戲？吾受國恩，理當冒險。吾兒未受國恩，豈可同往？爾母子姐弟，可收拾回鄉，奮練弓馬武藝，盡心奉母，以盡孝道，切勿貪求功名，恐劉捷再害。俟我回來，再作相議，賢妻當謹記。」夫人曰：「相公吩咐，應當領命，但一對兒女姻親，當如何主張？」元帥曰：「我曾已說，女兒生有異徵，大貴命格。我若把他擇配，反誤他終身，且聽天命，自有良緣配就。孩兒媳婦俱皆年輕，尚可延緩。我此去征番，多則二年，少則一載，自然班師，那時完姻不遲。」夫人稱是。一夜慌亂，到次日，發文差官往各屬調取精兵，刻日齊到雲南府進征。一面行文飛報與山東巡撫，星夜備辦戰船，配下水米，俟候大軍一到，即便落船，又辦糧餉，著本處布政糧道，速備糧餉應用，一面擇定八月十二日興軍，八月初八日搬家，從水路回鄉里。即具下謝恩表，並雲南元帥印程儀，送欽官回京繳旨。

把門人報入說，孟士元父子來拜。元帥大喜，令開中門請進，見禮坐下。茶畢，孟士元曰：「不意劉捷匹夫，助子為惡，果薦姻翁過海出征，未知尊意若何？」元帥曰：「雖是劉捷報怨，但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，我已擇定八月十二日興師，初八日搬家回鄉，正要來見姻翁，今姻翁來得甚好。令媛小兒，俱皆年輕，姑待一二年後，班師回來，再行完親。」孟士元曰：「王命在身，即我女親事，當候班師再議，何須言及。但聞番軍師專靠妖術，大為可憚。」元帥曰：「小弟孤忠為國，自有皇天庇佑耳。我主洪福齊天，妖法必敗，設有不測，亦是為臣份內之事，此卻不妨。」士元曰：「姻翁忠心貫日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可保成功。小弟與荆弟相議，特薦一員大將，以為姻翁部下，亦可少助軍威。」元帥曰：「姻翁舉薦不知是何人？」孟士元曰：「就是拙妻的表弟，名叫衛煥，字振宗，乃是江南鎮江府華亭縣人氏，汗馬出身，其人年方四十歲，武藝精通，為人忠厚，現在大理府做本省總兵。弟深知此人，可堪重用。」元帥喜曰：「弟亦素聞此人名，姻翁舉薦，弟當重用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